

云烟深处

与元代壁画《朝元图》的两度相遇

■彭志翔

一群衣袂飘飘的中国神仙，像河流一样奔涌而来，他们行进在巨幅的墙面壁画中，阵容庞大，服饰华丽。你在靠近时，几乎可以感觉到神仙们走过时带起的气流。

我站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一楼大厅里，仰面观看着墙上超大的古壁画，长时间目瞪口呆。这些来自古代中国的天界巨灵，让我和大厅里的所有人在一瞬间渺小化了。

这两堵元代大型壁画，叫《朝元图》，它描绘了道教中万神朝拜最高神三清壮丽场景，其庞大与精美，堪称中国古壁画的巅峰作品之一。

我不懂画理，却对这件感动了我的伟大艺术品如何诞生又如何辗转流传的神秘身世产生了兴趣。那些曾经长年累月、胼手胝足伏在庙墙前，一笔一笔创造出超越他们生命之物的古代画师，他们是谁？那座有幸接纳了众神降临的寺庙，今天又在哪儿？米开朗基罗因为画出西斯廷教堂壁画而得其荣光，那么，《朝元图》创造者应得的那份荣光呢？

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关于这两幅流落海外的壁画，可找到的文字记录寥寥无几。第一条明确的记录，出现在1934年。那一年深秋，日本著名的古董商山中商会在美国纽约洛克菲勒中心举办了一个中国文物展，展品中有两面巨幅道教壁画非常引人注目。

两年后，山中商会一个日本经理人到加拿大多伦多，发现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中陈列的山西运城稷山兴化寺壁画《弥勒佛会图》和山中商会手中的那两幅道教壁画在风格上极为相似。于是这个日本人说服博物馆馆长，购买下这两幅道教壁画《朝元图》。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在中国的代理人、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在得知古董商透露出《朝元图》来自山西平阳府的龙门寺之后，在1938年夏天委派两名教

会的中国学生前往晋南查访，却遍寻不着。从此，该壁画的来历成了一件永远的悬念。

《朝元图》身世成谜，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文物贩子在层层转卖中，有意隐瞒了文物流出之地；二是壁画曾经栖身的古庙，后来已经毁于兵火或天灾。

这第二个可能性，让我想到一件往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战乱频繁，民生凋敝。山西广胜寺已经破败不堪，却修庙无资。眼见其即将坍塌，寺僧在与县长和乡绅会议后，不得已将寺内的古壁画卖给了文物贩子，以所收银洋一千六百元修庙，并立碑记事。

碑文读来，满眼都是凄凉和无奈。我曾到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多次在这些流落海外的广胜寺古代壁画前反复观摩，流连忘返。

人性驱使的求财索宝，与乱世文物的自我湮灭，如果你，将如何取舍，或者评判？这些珍稀国宝的流落他乡，其中的幸与不幸，已经很难说清了。

我站在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怀履光主教大厅中，默默凝视着巨大的中国古代壁画，心想，这可能是我与《朝元图》仅有的一次今生之遇了。

二

也许是我的一声叹息，打动了幽冥之境中的哪位神灵。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开始了引导，让我在回国数月后，竟然有幸来到了另一组《朝元图》的面前。

好朋友李教授、张教授夫妇是山西人，今年夏天邀我们夫妇自驾同游晋南。在旅途的第四天，根据朋友拟出的旅行攻略，我们一行来到了山西芮城的永乐宫。在三清殿内，我见到了存世“唯二”的另一套元代壁画《朝元图》。

一切遇见，皆是重逢。

大殿所有的墙壁上，那飘飘荡荡、

御风而行的几群神仙，看上去是那么眼熟，望着平均身高达两米半的神像群，我激动到几乎语无伦次了。情急之下，我找出还存在手机中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朝元图》，开始和朋友夫妇一起辨识永乐宫壁画中的各位神祇。当我一时无法确定东西壁的两位女性主神中，谁是西王母、谁是后土娘娘时，国学渊博的李教授，根据其中一位女神头冠上的坤卦卦象，以周易“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一眼就辨认出了有大地女神之尊的后土娘娘。

在一大群道教神祇中，儒圣孔子居然也被发现位列仙班。夫子身穿素袍、手捧一柄如意羽毛扇，眼神安详且深邃。因为在元朝盛极一时的全真教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所以有学者认为这是儒教祖师孔子被列入道家神仙阵容的原因。

照着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朝元图》，我找到了形象颇为奇特的天蓬元帅。看，就是这位青面獠牙、双头四臂、长发上飘的威猛之神。他手持长戟、帝钟、火轮、天蓬印，面容凶猛狰狞。这个威风凛凛的护法神，就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原型，比起小说中那位好吃又懒做、贪色又搞笑的二师兄，两者之间的形象反差实在太大了。猪八戒这个经典文学形象，应该算是吴承恩大师对天蓬元帅原型的再创作了。

山西永乐宫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两套《朝元图》，壁画人物数量不同，前者为286位，远远多于后者的59位，但两者在风格与技法上惊人相似，都是用流畅的线条勾勒出人物的轮廓，那些摇曳飘逸的长线条，极尽吴带当风之美。

据推测，安大略博物馆里不知来历的《朝元图》，可能早于永乐宫的那一套壁画，大约是在13世纪末，而永乐宫的《朝元图》完成于1325年。但两个都在山西南部一带的画工团队之间，应该有某种传承关系。至少，这两个团队借鉴的是同一套稿本，所以风格才一脉相

承，形神俱似。

稿本，是画工团队领班师傅代代相授的传家宝，属于祖师爷赏饭吃的压箱底家当。谁拥有了保存稿本的权利，谁才能够带团出门揽活，进而争取扬名立万。而道释人物画家，当推唐代吴道子为第一圣手，他平生所绘三百寺观壁画，笔下神佛形象无不天衣飞扬，满壁风动，世称吴带当风。这两套《朝元图》都有着吴道子遗风，看看那些头戴唐代簪花的丰腴女神们，你就会相信了。画圣吴道子，无疑就是唐宋以降，所有道释画匠们的祖师爷级人物。

站在神仙群画前，我开始遐想，七百年前那些画出永乐宫神品级壁画的，是什么样的一群人。

永乐宫三清殿《朝元图》组画的作者，根据画上的题名，可以确定是以河南人马君祥为首的一个画工班子。但也有学者认为，另一个以山西人朱好古为首的画工班子，也同时参与了创作。

马君祥也好，朱好古也好，关于他们身世的史料寥寥无几，无法激发出我对这些画师创作状态的想象。于是，我向眼前的诸神祈求，希望他们允许一位愿意显灵的古画匠亡魂附体于我。毕竟，这些神仙多少欠他们的创造者一份人情，何况这对于神们只是举手之劳。

我默默闭上了双眼，想象自己就是当年画匠中的一位，在用羊皮纸的粉本贴上墙面，拿布包裹的白垩粉沿着小孔拍打后揭下粉本，墙上留下了连续点状的图像形状。然后，我在墙壁上描出一位女性的脸庞线条，她叫雪花玉女。

当我再次睁开眼时，时光在瞬间回到七百年后的今天。大殿里人头簇拥，却没有喧嚣声。人们都仰面注视着满墙的众神，心怀敬畏，默默无语。

人们在大地上经受了多少苦难，就会产生出多少对天国的想象。这些想象变成了你眼前这群美好无比的神仙，他们端庄威严，不可侵犯。他们光彩夺目，明艳照人，让世上一切的邪恶丑陋都闻风远遁。



【河东成语典故园雕塑欣赏】

鹤雀楼

旗亭画壁

闫鑫摄

心香一瓣

油桃售卖时期，正逢盛夏季节。村里人日日起早摸黑，冒着暑热天气，忍着蚊虫叮咬，到桃地里采摘桃子；然后赶在清晨，开着电动三轮车，把一车一车的鲜艳光亮的桃子拉到果品市场去……汗衫浸湿了，光着的膀子晒得黑里透红，额头上淌着汗珠子……烈日当空底下，还是咱庄稼人最苦啊！城里人吃着甜甜的桃子，可曾想到过种桃人的辛苦劳累？

在暑热季节里受着煎熬的庄稼人，盼着劳有所获、天道酬勤；盼着在一阵子辛苦劳累劳动之后，能畅快地歇息歇息；盼着秋天早早到来。天遂人愿，不知不觉，秋天也就真的悄然来到，显现出她最初的新颖和妩媚。

从我们村子到几里路外的小镇子上去，要路过邻村村边的一处院落。这院子是一块围着篱笆墙的菜园子，长着各样的菜蔬瓜果。有时，越过篱笆墙，就看到一位高挑个儿、身着一件洁白凉裙的少妇，臂腕上挎着一只小竹篮，在菜园里采摘豆角、茄子、黄瓜、西红柿……

围绕着黄瓜蔓儿和扁豆蔓儿的篱笆墙脚下，栽种着一长溜子的菊，渐渐地，绽放出一簇一簇的花朵来，有白色的，有黄色的，有金色的，有红色的，五彩缤纷，争奇斗艳。每次路过这处篱笆墙菜园子，就能看到蜜蜂飞舞、蝴蝶翩翩；每次路过这处篱笆墙的菜园子，便会有浓郁的菊花馨香扑鼻而来，让人陶醉，爽快到底。“溪边见蝶影，屋前闻菊香。”哦，菊花开了，夏天去了，秋天来了。

我家的院子里，也增添了秋天的色彩和信息。

最惹人注目的，便是东墙边草丛里，某一天早晨忽然看到的深紫色的喇叭状的牵牛花朵儿。三朵、五朵、十几朵……一日比一日开得多了。这牵牛花羞怯娇嫩，只在上午时间开花，一到晌午时分，被热气未退的阳光一照，便蜷缩成一团一团的了。牵牛花虽然娇羞，却十分美丽鲜艳，是早秋时节最艳丽、最招人喜爱的花朵了。她给勤劳早起的人们，送来了秋天的问候，送来了秋天的祝福。

树上的蝉鸣声，渐渐听不到了，却响起了清脆悦耳的蝈蝈鸣声。在早晨，在夜晚，院子里草丛



■王凯平

中，树根下，墙角杳杳，蝈蝈叫声，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响成一片，组成一部美妙的秋之交响曲。屋子里也有了蝈蝈叫声，仿佛这是这部交响曲的几个蝌蚪状的小小音符。蝈蝈叫声并不影响人们读书、工作、休息，不像蝉鸣声那样聒耳烦人。蝈蝈叫声，白天是一首悦耳入目的轻音乐，夜晚是一首催人入眠的小夜曲。夜晚，工作劳累一日的人们，在凉爽的屋子里，在这清脆动听的天籁之声中，进入了温馨甜美的梦乡……

今年天旱少雨。从开春到盛夏季节，大半年时间里，老天就没有下过一场像模像样的透雨。田地里的果树和庄稼，全靠机井浇灌。人们一直盼着下雨。庄稼人嘛，总盼着老天儿谋生计。风调雨顺了，桃子和庄稼丰收了，庄稼人的日子才能过好。人们盼雨盼了大半年时间，一入秋，在一天夜里，竟然下了一场淅淅沥沥的好雨，滋润了人们欣喜的秋雨，滋润了乡村干旱的土地，也滋润了人们焦渴的心田。

第二天早晨，雨霁云散，碧空如洗，秋高气爽，阳光明媚。鸟雀欢叫的田野里，又看到了庄稼人辛勤劳动的身影。

到了夜晚，宽阔整洁的村委会大院，灯光通明，舞曲飞响。在轻拂的秋风中，村里“红樱桃”女子舞蹈队，开始排练起广场舞节目来，准备到城里参加农民丰收节表演。

在秋天煦日的照晒中，田野里的庄稼、水果渐渐成熟了，开始收获了。崖畔上的红枣儿似玛瑙，红艳艳的苹果挂满枝头，黄澄澄的谷穗迎风摇摆，籽粒饱满的玉米棒子晒在了场院，新鲜的葡萄和香梨儿摆上了集市的水果摊……五谷丰登、瓜果飘香的金秋时节到来啦！

从村里到集市，从田地到坡岭，从普通日子到节日，从人们的脸上到人们的心里，可以看到，可以感到，秋天的色彩、秋天的气氛、秋天的味道，一日比一日地愈发浓厚沉重起来了。

乡村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天空收获高远，大地收获雨露，诗人收获灵感，恋侣收获爱情，辛勤劳作的庄稼人，收获那甜蜜蜜的欢悦和希望……

叫兴唐寺的地方

■李水仙

兴唐寺
你有你建寺的故事
你有唐太宗李世民报恩的理由
那一场逐鹿霍邑的隋唐鏖战
隋朝的铁门生锈
霍山老人一个妙计
受阻于宋老生的李唐部队
绝处逢生 奇关斩将
从此有了势如破竹的转机
一座兴唐寺
注分明媚的唐朝要来
黯淡的隋朝无光

一座兴唐寺
一个兴了唐朝的传奇
一处霍山山岳相举的英名
让人心潮高涨
有了近寺近山近水的冲动
我来时夏季
毁了的寺没空
做了兴唐寺遗址

做了兴唐寺风景区
绿与绿堆叠自然的群山
景与景错落独特的魅力
中镇庙的多通断碑
古老依旧
矗立碑碑
昂昂巍然
到上庙去
广胜寺里的“三绝一奇”
驰名遐迩
到下庙为邻的水神庙里
那面镶嵌着

大行散乐忠都秀演职人员的壁画
那些元代壁画里的精美人神们
常常面貌活泼
彩衣新鲜地走下壁来
和游人交谈
神话连篇
戏腔婉转

兴唐寺
我来了
借你一条宛如游龙的木制栈道
借你石壑里珍稀的花鸟草木
由着你的一万两千余个台阶抬升

如我一样偶来探秘的山外来客
与你碧水通幽的仙气为伍
抖落来时的满身燥热
尘世纷披
爱你的岳岳小精灵
鹅耳枥 脱皮榆 白桦
青皮椒 绣线菊……
爱你
沐浴你满谷的富氧离子
醉你
我不惜带走你文化的内蕴
远行

当代人更是以它为背景留影，不少人把它作为花摆放在客厅，以增添文化气息。人们喜欢它素气典雅，喜欢它不大红大紫，喜欢它就像一介平民百姓。芦苇没有像杨柳随风起舞，袅娜多姿，也不像桃李赢得许多赞美。它默默地生，默默地长，无私奉献的精神更让人钦敬。

芦苇，属多年水生或湿生的高大禾草，根状茎十分发达，秆直立，高可达1米至3米，有20多节。芦苇为全球广泛分布的多型种，生于江河湖泽、池塘沟渠沿岸和低凹湿地。

芦苇多生长在水边，在开花季节特别漂亮，可供观赏，色有白、黄、紫等。由于芦苇的叶、叶鞘、茎、根状茎和不定根都具有通气组织，所以它在净化污水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芦苇茎秆坚韧，纤维含量高，是造纸工业中不可多得的原材料。芦苇能入药，芦根性凉，清肺泻热，生津止渴，止呕利尿。

写到这，不禁想起当年的小学课文《小英雄雨来》，想起雨来和芦花荡：芦花开放的时候，远远望去，碧绿的芦苇上像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风一吹，鹅毛般的苇絮飘飘悠悠地飞起来，把这几十家小房屋都罩在柔软的芦花里。

当然这里也成为小英雄雨来和乡亲们与敌斗智斗勇的地方。

还有著名的《沙家浜》，又名《芦荡火种》，宽阔无比的茫茫芦荡就是新四军与日寇、与伪军战斗的地方，多么寻常又极不寻常的芦苇和芦花荡啊！

悠悠数十年，又见芦苇，不禁勾起我少年的记忆，勾起难忘的解州中学求学的日子！

灯下漫笔

又见芦苇

■曲周发

芦苇并不陌生，但多年不见了。上中学时，礼拜六回家，来来回回往返，路过解州硝池滩，离解县车站不远处的水沟沟两旁都长满了芦苇。芦苇长得快，头一个礼拜只见露出个绿色的嫩芽芽，第二个礼拜却蹿得一尺多高。一到夏天，齐刷刷长得抹过一人多高，梢头长长的穗子，白白的，软软的，用手摸着绵绵的。芦苇叶子宽而长，像古代武士手中的利剑；个子高高的，使人想到南方的竹子，更想到美丽的少女，腰肢柔软，风儿吹拂，袅袅娜娜，向人们旖旎地微笑。

其实我的外祖母家前边有一条二里多长的大沟，沟的两旁就长满了许许多多的芦苇。一到深秋，村子的树木叶子金黄，飘飘荡荡地落。而沟里的芦苇叶子虽枯却不谢，顽强地挺着，芦苇花宛如淑婉，高洁、恬静、雅致，曼舞中透着灵动，超凡脱俗，柔美中蕴含着丝丝傲骨。白色的穗子，更像古代武士头盔上的缨子，个个凛然。晚秋时节，那叶茎藏青的芦苇，化作眼底绿茫茫的海，那晶莹凄冷的霜，化作眼波流淌，萧瑟中带着执着，吹破的不再只是秋苇的浪，而是烟花三月碧绿的荡漾。

芦苇是个好东西，每到端午节，外祖母、母亲她们为家人蒸蒿糕、包

粽子时，更是不可或缺。它也是过去农家盖房用的基本构件。

此时，想起多年前一段往事。礼拜天回家，小学同学通知我，我热情地招待了他。老同学是个实诚的好人，一张忠厚淳朴的脸。寒暄后，他似乎有什么事要求我，欲言又止。当得知他要盖房，单缺芦苇，希望我能帮上忙。我毫不含糊，爽快地答应了，很快为他解了燃眉之急。多少年后，在一次婚嫁场合，遇到通的妻子，笑眯眯地走过来：“还认识么，看我是谁？”“当然认识，不就是老同学通的媳妇。”“哈哈，多久不见了都变了相，生怕你不认识了。”“哪能呢！”我笑着回答。“你老同学不在了，怕麻烦你没有给你打招呼。在的时候，常念叨你的好呢。”我知道是说帮买芦苇的事儿。“这是应该的，老同学嘛。”她的一番说道，反让我觉得不好意思了。

和芦苇相关总能令人泪目的还是蒲扇传统折子戏《芦花》。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继母给自己亲生儿冬衣絮的是棉棉，给前子冬衣却絮的是芦花，使得前子因冻得瑟瑟发抖。其父因德仁得知实情，悲愤不已，执意休妻。生性厚实的闰娘没有火上浇油，更未落井下石，而是跪在父亲面前替继母求情：